

讀
書
雜
志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強爲解釋動輒抵許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開警校猶略曩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爲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爲之訂正長子引之亦竊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錄以見示余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躋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

差增於舊歲在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竝載劉氏及孫
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爲十二卷
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以俟來喆嘉慶二十四
年三月旣望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六

管子第一

讀書雜誌五

高野堂金孫

牧民

政之所興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念孫案：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今作政之所興者，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行爲興，則失其旨矣。

形勢

得幽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念孫案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東兗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循誤爲脩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尹知章注曰。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朱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念孫案朱以蜀爲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誤。脩當爲

循亦字之誤也

魏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謬濶繁辭傳

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矇矇脩聲王

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

曰商君書作脩古荀子議兵篇循上之法呂氏春秋盡

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藏篇聖人

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竝譌作脩漢北海

相景君碑陰故脩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

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

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

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

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

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事試爲韻循言爲韻循順也

者好奇所以從省僭用

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從也文選陸雲荅張士然詩

尚書中候曰循順也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

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云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

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

既循

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

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

章畫

今本畫譌作畫辯見宙合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

脩亦當爲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循亦從也下文云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矣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鑿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

以政治道脩亦當爲循緣亦循也。廣雅緣循也。政與正同言

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尹注緣順故常循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

失之勢篇曰慕和其眾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

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從行

也夏小正傳曰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

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尹注道從也。正篇曰明之以察其

生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兩脩字亦

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

定名脩亦當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

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

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
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
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爲循
言循河濟而南也

獨有

唯夜行者獨有也念孫案獨有也當從朱本作獨有之
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
也今本也誤作
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
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是其明證也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文平隰之封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讒臣

讒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引之曰讒與謨同

集韻曰謨古作譙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譙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譙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譙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譙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爲韻憂與道爲韻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韻矣尹注非

故曰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績曰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念孫案伐矜好專二句與上文義不相屬則不當有故曰二字此涉上注故曰參之天地而行

邪氣入內

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念孫案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

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竝作襲。襲卽入也。晉語

韋注淮南覽冥篇高注莊子大宗師篇司馬彪注吳都賦劉逵注竝云襲入也無庸改襲爲入

孫氏淵如說同。

天下

有間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念孫案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卽其證。今作天下者，涉上文天下之人而誤。黃氏曰鈔亦云地誤作下。

釋之

莫知其釋之念孫案宋本釋作澤古字假借也說見戒

四經今本作釋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違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念孫案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

同古字假借也違之通作圍猶圍之通作違耳繫辭傳

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今本作違者亦後人不識古字

而改之

鳥鳥之狡

鳥鳥之狡雖善不親念孫案鳥鳥之狡當作鳥集之狡

倣與交同

說文倣交也七臣七主篇好倣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交作倣

趙策夫齊韓事趙宜爲上交史記趙世家交作倣

後解云與人倣

宋本如是今本改倣爲交

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倣是其證也尹

注非

見與之交 見哀之役

見與之交 幾於不親 見哀之役 幾於不結 念孫案見與

之交 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 後解亦作友

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

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倣也

見哀之役 哀

與愛古字通

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竝云哀愛

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

役當爲倣字之誤也

役字古文作倣與倣相似

倭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劉曰當依解作獨任之國念孫案
任字古通作王因譌而爲王尹注非

權脩

民無取

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筠軒曰取當作恥謂民
無愧厲雖眾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
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民力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孫云：民力之民，因上文而行。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民字。

婦言人事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洪曰：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不可不審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也。今作不可不審者，涉下文兩不可。

不審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
明陳禹謨本刪去太平御
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

立政

大德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念孫案至仁卽大德未有
大德而不仁者羣書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今作德者
涉上章諸德字而誤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厥心故下
文曰卿相不得厥國之危也卿相卽大位也尹注非

不救於火

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孫曰救當作敬下文脩火

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倣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

博出入 博民於生穀

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念孫案博字義不可通

博當爲搏字之誤也

俗書搏字作搏因譌而爲博商子

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韓詩外傳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

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閻慎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

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

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爲專霸言篇曰夫令

不高不行不搏不聽

搏與專同尹譚搏爲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

內業篇曰

能搏乎能一乎

今本搏謬作搏劉己辯之心術篇作專

繫辭傳其靜也專

陸績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

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指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引

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搏民力

以待外事

凡商子專字皆作搏

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

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

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天文志卒氣搏如淳曰

搏專也此皆借搏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

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爲搏卽商子所云搏民

力也又見幼官篇博一純固下

圜屬

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圜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尹注曰
圜屬羊豕之類也洪云圜讀圜聚之圜屬係也羣徒謂
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幼官篇強國爲圜弱國爲屬卽
其證也尹注非

致于鄉屬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引之曰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行鄉官
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
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

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

由田

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竟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念孫案，由卽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田，一本作由，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峻，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爲李，后稷爲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

脩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外則有棺槨絞衾。

墳壟之度念孫案生上不當有脩字此涉上文鈞脩而
衍春秋繁露服制篇文與此同無脩字

服統

刑餘戮民不敢服統

統與冕同

一本作絲念孫案刑餘戮

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統而已一本統作絲
是也春秋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是其證古
者爵弁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洪說同

乘馬

太山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念孫案太當

志五之一
一
爲大、大山、廣川、相對爲文、無取於太山也。

正不正

正不正、則官不理、念孫案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

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是其證。今作百利不得者，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地之小大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念孫案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云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

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引之曰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荊也楚棘雜處謂荊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鎌纏

數鎌纏得入焉念孫案纏當從未本作纏說文作纏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微纏馬融曰微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纏案鎌者所以刈薪纏者所以束之列子說符篇曰擔纏采薪是也今本纏譌作纏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菜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纏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纏得入焉若纏爲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世

人多見纏少見纒故諸書經字多譌作纏辯見淮南道應篇

一馬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念孫案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乘作馬者涉上文四馬而誤

奉車兩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念孫案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分之三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十分去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曰此言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

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

三尺而見水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引之曰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閉則類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念孫案生讀爲性

見問官大司徒注

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

七法

檐竿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引之曰檐當爲摺摺古搖字

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

本又作摺漢書天文志附耳摺數

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

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趨者不靜摺與檐字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摺故摺誤爲檐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千

鍾侯劉摺漢表作劉摺文選上林賦消摺乎襄羊注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摺皆是摺字之誤尹注訓檐爲舉非是

倍招而必拘之

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引之曰

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

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墀的也別類

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

拘當爲射字之誤也

草書射拘相似

射招者必向

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上文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若無此六者則令必不行於民故曰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背招而必射之也尹注非

百匿傷上威 比周以相爲匿是忌主外交以

進其譽

百匿傷上威尹注曰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

上威傷念孫案尹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眾慝也言姦

慝眾多其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

淫謀眾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

今本

作臣辨匿竝與慝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見韓子

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漢書酷吏傳上下相爲慝史記慝

作匿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慝亾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

是匿與慝古字通又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外

交以進其譽尹讀比周以相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

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

以相爲匿爲句匿亦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比

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忌主从佞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忌主从交。韓子有度篇从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忌主而趨私。佞外从字相近。故外譌作从。尹注云爲交友致从。非也。劉以从爲私之誤。亦非也。

見危

人君泄見危。念孫案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實也 萬世之實

世主所貴者實也。念孫案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令貴

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天地之道。念孫案實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弃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爲韻。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韻。

百匿

右四傷百匿。念孫案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竝列。

精材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念孫案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云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材作財者。涉上文聚財而誤。

孫說同。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念孫案故攻國救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不遠道里不險山河獨行無敵攻國救邑皆承上文言之則皆不當有故字不恃權與之國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待權與是其證今本待作恃者涉上文恃固而誤尹注同。

版法

置不能圖

眾之所忿置不能圖劉曰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宥過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念孫案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
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僂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念孫案倚邪卽周官之奇裏奇與倚古

字通後解及明法篇竝作奇邪乃恐又見後隱行辟倚下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裏之

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

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念孫案象法當從朱本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悅在施有眾在廢私 說在愛施

臧氏用中曰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尹注四字爲句者誤

也後解作說在愛施有祿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脩長 高安 不脩

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念孫案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

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

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

對矣又入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
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管子第一

管子第二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幼官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

尹讀若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爲句、人物則皇爲句、注云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劉云後中圖作處虛守靜、人物則皇、此人物字疑衍。黃氏日鈔亦云、當以處虛守靜爲句、人物則皇爲句、減云處虛與守靜對文、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也、處與夜字形相似而誤。秦策、江上之處、文初學、記器物部引處誤作夜、尹注非念

孫案劉臧說是

攻之以官 威之以誠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念孫案後中
方本圖攻之以官作攻之以言一本作攻之以言一本
是也堯典曰詢事考言故日期之以事攻之以言尹注
非也威之以誠威當爲感攻攻言官威威皆字之誤

搏大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念孫案搏大當爲博大尹注非

十官

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念孫案此在八分之下六

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介蟲

以介蟲之火爨引之曰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支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致獸爲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陳正義曰元武龜也龜爲四獸之一卽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

元武

利周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念孫案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置大夫以爲廷安人共受命焉 必足三年之
倉安以其餘脩兵革 其外安榮 下安無怨
咎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其陽則安樹之五
麻 羣木安逐 羣藥安生 羣藥安聚 羣
木安逐身獸安施

置大夫以爲廷安人其受命焉念孫案此當以置大夫

以爲廷爲句，安入爲句，其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
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
尹讀置大夫以爲廷安絕句甚爲不詞，其注亦甚謬，不足辯。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

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脩

兵革也。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絕句，注云：有三年食然後可安，非是。內業篇曰：精存

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爲山靜非是。山

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

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爲處，字之誤也。

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

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

句以所處爲韻下文以理止爲韻遠產爲韻離知爲韻

尹讀凡道無所善爲句心安愛爲句注云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非是又地員篇曰其陰

則生之植棊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

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

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

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疆也言羣木於是疆盛

也尹注以安爲和易非是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

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爲族白虎通義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於是聚也上文羣藥安聚卽

其證也族字上與流穀逐爲韻下與鹿爲韻族與施字相近因譌而爲施尹注云施謂有以爲生謬矣義

竝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其

義竝相近，字或作案。又作曷。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

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

作曷，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

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

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

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念孫案：字之作安

者，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

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甯，以安步。老子行而不害，安平太。墨子非

樂篇曰：然卽當爲之，撞瓦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

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卽我以爲未必然。

也。又曰：然則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或天下之亂，將安可弭而治與？卽我以爲未必然也。其作案者，荀子戰國策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尹氏不知安爲語詞，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習勝之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念。孫案：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注內勝之同。宋本朱本皆無之字。

綸理

定綸理勝定从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念孫案綸理卽倫理

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律厯志洽倫作洽綸

依

奇卽依倚也

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擇注杜子春云或云奇讀

曰倚漢書外戚傳欲倚兩文史記倚作奇

綸理从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

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念孫案舉發不意卽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自舉機誠要至執務明本皆四字爲句尹注非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

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尹注曰德博而一行純而固

誰能敵之念孫案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

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字之誤也

說見前博出入

下搏卽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

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

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

說見前博出入下

又案下文云慎

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尹讀則其

攻不待爲句注云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

後而相待乎又讀權與明必勝爲句注云權謀明略必

能勝敵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爲

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

國之相助也即上文獨行無敵之意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

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合本

與字皆作與比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唯宋本作與輕重甲篇曰數欺諸侯者

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

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

不與權與連文益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

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

官尹讀數爲煩數之數而以數也動慎連讀注曰兵旣
數動必慎孫曰數讀如計數之數數也爲句動慎十號
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爲一例念孫案孫說
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
仲尼篇曰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宜哉非
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曰數
道數也本書權脩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
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
其證洪曰兵法篇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
五官當作五教

稱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念孫案稱材當爲精材
卽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
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精材意竝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尹注
非

經不知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念孫案經過也謂
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
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外亡不食

外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尹注曰：外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引之曰：外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外士，敵外之士也。見定

十四年左傳杜注

食猶饗也。饗外士，若田單之盡散飲食饗士。

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外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外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肯饗之，則外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適勝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念孫案適勝、當
爲勝適、適卽敵字也、兵法篇云、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
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作適勝者、涉上句識勝而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
物從念孫案、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
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
地也、尹以人君從會爲句、非是

不執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念孫案執字義不可通

尹曲爲之說非也。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

周官宰夫注復之言報也。

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

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隸書執字

或作執。

見漢淳子長夏承碑。

形與報相似，故報譌爲執矣。

漢書王子侯表。

騶邱原侯報德史表報作執。

幼官圖

則功得而無害也。

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念孫案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 苟

於民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尹注曰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覆察也驚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劉曰殘苟當作殘苛乃字之誤

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以苟爲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

可從句之字往往譌溷

說文拘字解引酒誥盡執拘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粉胡之苛

注故書苛爲苟杜于春云苟當爲苛漢巴郡太守張納碑并無拘繩之人拘字作拘冀州從事郭君碑湖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又見下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

尹注謂無苟取於民非是

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

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

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隸書苛字或作苛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

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艸與從艸者相亂故也

皆其證矣覆讀為愾愾

皆愾也言上殘苛而不已則下愾戾而不從也廣雅曰

愾愾愾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愾不仁杜預曰愾愾也漢

書匈奴傳天性忿愾顏師古曰愾愾也愾字從心夏聲

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為人好利而愾復

是也

韓子十過篇復作愾

又作愾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

翊殷周愾愾是也

利壇宅

辟曰疇利壇宅尹注曰壇堂基念孫案尹說非也利當

爲制字之誤也

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

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

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

井田制廛里皆是也

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周官載師注曰廛民居之區域也遂

人注曰廛城邑之居

廛與壇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廛人故書廛作

壇杜子春讀壇爲廛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書

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是其證

振罷露 國家乃路 國家陪

振罷露尹注曰疾憊裸露者振救之念孫案上文云養

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此云
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是
上言問疾病、乃匡急之事、非振窮之事、此言振罷露、乃
振窮之事、非匡急之事、尹以罷爲疾憊、非也、至以露爲
裸露、則尤未解露字之義、今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罷與
同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
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杜注曰、露、羸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
露、羸也、正義曰、羸、義與保相近、原露
形也、羸、露骨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
誤與尹注同、臆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白露厥家、莊子漁父

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穡都邑露楊何注

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義竝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

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巖

路也今本巖路作巖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

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巖也韓

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露同義故齊策曰其

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微篇曰

奸罷露百姓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苦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

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巖也皆其證矣

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

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度路爲韻，時菑爲韻。今本路作踏，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亡國路家

今本路作踏，亦是後人所改。

失

貧富無度則失，念孫案失讀爲佚，謂放佚也。古字多以失爲佚見

九經古義尹注非

辯事 功材

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尹注曰：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材謂藝能，士旣脩身必於藝能。

有功也。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
辯勇是也。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
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稷人：乃入功于
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
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
之力待之而後功。言待之而後成也。脩身功材與任官
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尹說皆失之。

雕琢采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尹注曰：采
雕琢爲純漫。引之曰：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朶。說文

曰采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爲采也雕琢平者金曰
雕玉曰琢皆篆刻爲文章今則磨之使平也與上文刻
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不失

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
者不失念孫案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
注云先猶尙也言守法之人不尙此無用之物也尹注
非

宙合

王施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念孫案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如此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念孫案如此當從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不究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尹注曰究窮也。念孫案究當爲窳字之誤也。窳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窳，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窳，入小而

不塞矣。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擗，窳則不咸，擗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擗，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墜隘而不容。高注曰：滔窳，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淮南汜論篇亦云：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

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

窅本或誤作究，尙同篇云：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窅，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足正究字之誤。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窅，入郤穴而不偪。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窅。倣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窅，皆其證也。草書窅字，或作究，究字或作窅，究字失之矣。

法崖

地化生無法崖，引之曰法，當爲泮。衛風氓篇：隰則有泮。鄭箋曰：泮，讀爲畔，涯也。故曰：地化生無法崖。尹注云：物之生化，無有崖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

天地而誤

巨獲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念孫案巨獲讀爲架獲

架今首說作矩

文巨規巨也或作架獲度也或作獲楚詞曰求架獲之所同今楚詞作架獲王注曰架法也獲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架獲也尹注非

淫儒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闢誠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念孫案淫當爲逞儒當爲僂皆字之誤也

幼官篇藏濫僂宋本僂誤

作儒。今本又誤作濡。凡隸書從奕之字，多誤從需。若頤之爲孺，虞之爲孺，皆是也。逞與盈

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殺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

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僂與縵同。盈，縵猶盈縮也。廣雅，縵縮也。曹

憲音而克反。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縵短，小筋弛長。王

冰曰，縵縮也。漢書天文志，己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

復盛出，是爲奕而伏。晉灼曰，奕，逞也。太元奕曰，陽氣能

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范望曰，奕而自縮，故謂之

奕。是縵與縮同義。縵，僂。奕，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

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

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贏縮，卽詘信盈縵。

含愁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尹注曰：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

治世作理代，此避太宗高宗諱。

念孫案：注言陰愁而

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含字之誤。含，古陰字也。愁與摯同。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摯。摯，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摯其治言，陰摯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正申陰摯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念孫案，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爲句也。字後人所加，後人讀辟爲賢者，辟世之辟，而誤以爲承上之詞，故於辟之下加也。

故曰

故曰欲而無謀，念孫案，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循發蒙也

通於可不與否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念孫案，循字義不

可通，循當爲猶，字之誤也。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上言若覺臥

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

矇是也尹注非

義失正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念孫案義失正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既失其
義正是其證

先帝常

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念孫案帝卽常
字之誤而行者尋尹注亦無帝字先常猶言故常不必
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
賢也

勸則告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劉曰告當作吉對下凶字注
非

言易政利民也

故曰護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念孫案言字涉下文言
中正以蓄慎也而衍此復述上文護充末衡易政利民
之語不當有言字

美色淫聲

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念孫案美色淫聲
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

音聲卽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心怨

國家煩亂萬民心怨引之曰心怨當爲懟怨上文曰萬
民懟怨又曰煩亂以亾其國家此文卽承上言之

可沈可浮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引之曰可沈
可浮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深沈爲韻直默爲韻

名爲之說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
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念孫案名當爲

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

上言博爲之說下言各爲之說其義

也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尹注非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念孫案半星辰序二句卽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旦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審別良苦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念孫案察
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別上審字涉下審字而行

章書

淡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

迷

今本循作脩非辨
見前循誤爲脩下

念孫案書當爲畫字之誤也此言

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
皆循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王注曰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
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
與此同此釋上文淡而迹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

也明墨章畫所謂淡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畫則義不可通矣

萬物之橐也

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

有與又同

念孫案也字衍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引之曰泉字

義不可通泉當爲泉泉古暨字也

說文泉眾與詞也從水自聲虞書曰泉咎

暨及也至也

周語注

禹貢朔南暨漢書地理志作朔南

泉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上下至於地之下也。泉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泉，故泉譌爲泉矣。

而山

散之至于無聞，不可名而山。劉曰：山乃止字誤。注非。

樞言

貴在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念孫案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行。

將戰士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霸主欲彊兵，必重戰士之賞。故曰：霸主積于戰士。據尹注云：卒勇奮，則無將字明矣。朱本刪戰字，尤非。

與人相胥 胥令而動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尹注曰：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念孫案：諸書無訓胥爲視者。胥，待也。言與人相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注：胥，視也。亦非。

宗至

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念

孫案至當依宋本作室言不恃宗室不恃外權而唯恃誠信也

衍文六句

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念孫案此六句皆涉下文而行下文云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此則重出而脫其大半矣又下文尹氏有注而此無注若果有此六句則尹氏何以注於後而不注於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明

矣。

梁池

故善游者从于梁池，善射者从于中野。念孫案：梁卽橋也。非池之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爲渠字之誤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輝渠忠侯侯多廣韻引風俗通輝渠作渾梁。衛將軍驃騎傳：膺庇爲輝渠侯。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梁。漢書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下有滎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注：東觀記曰：戰九原。渠溝也。言善游者从于溝池。

未嘗之有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引之曰：未嘗

之有當作未之嘗有五輔篇古之聖主所以取明名廣
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怠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
聞文義與此同

衍文一句

故先王不滿也

在唯賢者不然下

念孫案此句與上文義不相

屬亦涉下文而行也下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
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此亦重出而脫其太半

管子第二